风一样的孩子

薛 舒

阿卜杜拉和萨尔丹是“吾斯塘博依”千年古街上的孩子，他们的家，就在喀什老城的那些土黄色房子里。土房子建在放射状密布的大街小巷中，街的两侧是铁器巴扎、医药巴扎、花帽巴扎、香料巴扎……“吾斯塘博依”古街上最多的就是巴扎，第二多的是游客，第三多的，是像阿卜杜拉和萨尔丹这样整天奔跑着的孩子。他们前赴后继地在老城里刮起一阵阵旋风，他们从游客身边刮过去，又刮回来，阿卜杜拉和萨尔丹就是这样长大的。

倘若有人想让年龄更小的阿卜杜拉说说，他在“吾斯塘博依”街上有多少个朋友，他第一根手指就会点向萨尔丹，然后掰着手指头数：库尔班江、萨迪尔、艾孜买提、亚力坤……还没数完，一双手就不够用了，于是看向萨尔丹，小眼神一瞄，求助的意思。萨尔丹只笑，不说话，也不伸手，任凭阿卜杜拉的双手就那么张着，笑里带着羞涩，以及一点点识破，好像在说：大人的问题那么幼稚，别太当真。

好吧，萨尔丹穿着校服呢，蓝运动装，全国同版公立学校着装。阿卜杜拉没穿校服，说明人家还没上小学，大概五六岁吧，小身板上套着棉夹克，头戴蓝白色狐狸造型皮帽，脑袋上杵着两只灰耳朵，不像狐狸，像“小龙人”。萨尔丹总是站在阿卜杜拉的身侧，靠后一点点，不知是谦让还是保护的意思，比阿卜杜拉高出一个脑袋的身量，让他顿时有了哥哥的样子，也许七岁吧，应该是上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。

不过，阿卜杜拉是阿卜杜拉，萨尔丹是萨尔丹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游客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阿卜杜拉小鼻子小眼，萨尔丹大眼睛黑皮肤，他们是古街上的邻居，他们的父亲在不同的巴扎里开铺子。游客兴致来了，会问他们：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你们家，都开什么店？

萨尔丹一般不说话，只低头笑。新闻发言人是阿卜杜拉，他眯着小眼睛指指胸口：我，阿卜杜拉。又指向他的伙伴：他是萨尔丹，我们是皮货巴扎和乐器巴扎，我家是哪个，你猜！

聪明的游客一猜一个准，戴狐狸帽子的大概率是皮货巴扎的娃，剩下那个来自乐器巴扎。猜对了，阿卜杜拉说，一脸严肃，他从不会因为自己出的谜语没有难倒游客而沮丧，对智商颇高的游客，他严肃的小表情里会带一丝尊敬。

那么，乐器巴扎的孩子，能不能表演一个节目？总会有游客提这样的要求。萨尔丹羞涩地笑着，却也不拒绝，他接过游客刚买的手鼓，举到齐肩位置，双膝微微一蹲，顿时，欢腾激越的鼓点响彻整条老街。游客一时眼花缭乱，那娴熟潇洒的手势，那奔放热烈的节奏，不是乐器巴扎的孩子，又能是哪里来的？要是在他家的店铺，随便捞起一把都塔尔或者热瓦普，他都能弹奏出好听的乐曲吧？游客忍不住喝起彩来，他们被萨尔丹迷住了，都忘了旁边还有一个阿卜杜拉。

鼓声持续着，阿卜杜拉忽然钻进人堆，一个架势，展开双臂，开始起舞。他跳得像一只雏鹰，还没学会飞，却已经知道要扑腾起来。他跟着节奏抖肩膀、移脖子，煞有介事地抬着高贵的下巴，脸部表情保持一贯的严肃。果然，这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无敌才华，一场舞蹈是他作为一个新疆孩子最荣耀的徽章。就这样，在“吾斯塘博依”古街上，两个孩子获得了游客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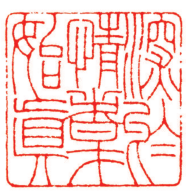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日，援疆干部带着一群上海作家去参观喀什老城，在“吾斯塘博依”古街上，他们遇到了正在奔跑的阿卜杜拉和萨尔丹。穿粉色羽绒服的女作家捉住高个子萨尔丹：小朋友，你知道“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囊”在哪里？

萨尔丹羞涩而笑，无声，一如以往。小个子阿卜杜拉抬起他那戴着狐狸帽子的脑袋，以新闻发言人的姿态说：我知道，我带你去，不过你要说，“帅哥，请。”

女作家立即执行：帅哥，请带路！

阿卜杜拉一挥手：跟我来！

霎时间，两个孩子旋风般朝古街深处奔去，他们跑得有点快，粉色的女作家都快追不上了。可是，“吾斯塘博依”古街上的孩子就是用奔跑的方式长大的，他们托开的双臂就是两扇翅膀，要是衣服的后摆足够大，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。他们带着一股股烤羊肉串的孜然气息，抑或皮牙子大囊的香味儿，飞过一排排土黄色房子，飞向老城的每一个犄角旮旯。他们就是一群风一样的孩子。



深于情者才始真
（篆刻） 姚 杰

张北之窘

胡展奋

那日，一大早婆娘就被蛇咬似的叫了起来——那一刻我浴缸躺平着，骤闻尖叫还以为是登门闯劫，便浴袍一套，顺手就抄了一根棒球棍往楼下冲，结果只是花园的水龙头被冻爆了，水柱狂喷而已。

都说如此寒冷的上海不多见，不禁让我想起1998年1月赴张家口的那次酷寒下的采访。

二十五年前的“张北地震”是有史以来华北最剧烈的地震之一，震级如同这次甘肃临夏积石山地震，6.2级，但破坏力极大，房屋倒塌率很高，且天气更寒冷，极端低温直破零下30摄氏度，故受灾群众的痛苦、采访的困难同样始料不及。

地震是1月10日中午发生的，我和小L紧赶着到达震区已是12日的早晨。我们被告知，各地记者的食宿与交通，必须自己解决，一个来自香港翡翠广播电台的女记者急哭了，没有人脉，两眼一抹黑，听说我们是上海来的，立马吊打，恳求加盟。无奈之下，只能“载之后车”。我们仨的食物，通过拼抢只拿到当地的一打黑窝窝头。

将进酒（布面油画）李 磊

晌午时分，我们赶到了震中海流图乡。刚投入紧张的采访，立刻发现被打回了石器时代：零下30摄氏度，大家的水杯都爆了，但凡玻璃材质的，没有不爆的。这下完了。大家伙只能苏武牧羊，舔雪解渴。

与此同时，谁会想到圆珠笔油被冻了，水笔也冻住了，一个字都写不出，这一惊，惊得我们魂飞魄散，好比士兵临阵拉不开枪栓，岂不天塌了?！回顾其他记者，个个大汗淋漓，张大嘴，傻了。

改用录音机，发现也挂了，不知是低温使机械变形，还是电池失效，同行的央视记者的摄像机也时时卡顿，电子配置越先进的相机，哑火的越多，反倒我们手中老套筒的胶卷相机还能动；这都是后来的汶川地震时不曾发生的糗事，酷寒中，什么都扭曲了。幸亏“小翠”带着铅笔，那真是救命菩萨，她还带着一大把，香港一个老记者要她带的；但把我们逼向绝路的事还在后头。因为没经验，我们的一打12只黑窝头都放在挎包里，想想大不了届时吃冷窝头罢了，谁想，到了海流图乡，采访的间隙，肚子都饿了，南方的记者纷纷打开挎包或背包，却发现馒头窝头个个都跟花岗岩似的！再好的牙口上去也冒火星！这，谁知道啊?！谁会想着预先防冻这一手呢?

反观北方的记者，他们有经验，个个嘚瑟地解开棉大衣，一个个馒头窝头都从胸前掏了出来，软软的，悠悠地啃着，冰天雪地里，北方爷们说，重新放进胸前，靠体温解冻，起码得半宿。

南人都傻了眼。放眼四周，除了雪原就是废墟，哪有饮食摊点，灾后的老乡们自顾不暇，我等总不见得和受灾群众抢食吧。试用“冰馒头”交换，两个冰的，换一个软的，行情仍然跌停，受饥寒威胁，你不能逼别人道德高尚。

忽然想到“小翠”包里的铅笔。不觉精神大振，拿出来一吆喝，一支铅笔，换一只馒头（窝头），行情立刻涨停，那些圆珠笔、水笔报废的记者纷纷拿出焐暖的馒头来换，他们正等不及地要记录呢。

大家都吃上了窝头，但零下30摄氏度的雪原，我们住哪里呢？配备采访车的人们陆陆续续地都回了县城，我们租车的，抑或汽车水箱炸箱的，怎么办？已经回城的出租车害怕冰路凶险，况且余震不断，没一辆肯来的，许以重金亦无应者。

眼看天渐渐暗了，余震不断的张北又飘起了雪，没塌的房屋已经蠕蠕地挤满了受灾群众，我们如果再去“挤公共汽车”，未免太窘，所谓“风雪夜归人”，总得有个窝，哪怕“草料场”也行啊！正犯着愁，忽见两个军人快步走来，一个首长模样的军人说，记者同志没地方过夜吧？走点路，去我们部队帐篷！

我们一听，欢呼起来，立马跟他们走，拐过一个山坳，赫然可见五六个方顶的大帐篷，一盏盏的马灯透出光亮来，大抵一个排一个帐篷，每个帐篷“加塞”二三人的话，我们很快被分流了。

“小翠”坚定地跟着我们。帐篷里有火炉，有热茶，挂两只马灯。战士们很热情。我们立刻把窝头烤热了，美美地把肚子填饱，但刚入睡，帐篷外忽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狼嚎——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狼嚎——那粗粝的嘶喊绵长而凄厉，每每以K线似的上滑音拉伸到高音C而结束，如同汽笛响到断气、玻璃尖刮动搪瓷面盆那样地瘆人。

“小翠”独自煨着火炉，抖着，吓得轻轻啜泣。

灾后之地估计有血腥味，把塞外的狼群给招来了。嚎叫声越来越近，游走在帐篷之间。伏地谛听，隐约有杂乱一片的“嗒、嗒、嗒”的踏雪声。

值班的战士握着冲锋枪有点冲动，说给狗日的一梭子，被排长低声喝止，事后我们知道，塞外的狼群只要死一只，就和你杠上了。

它们嗅得出，帐篷里都是鲜活的人，但只要马灯亮着，它们就不敢进来。导弹，只有在架上才是最具威慑力的。

那一晚，我们通宵战栗不眠。惟战士们甜熟的鼾声一片。

冬天与下雪

徐俊亮

入冬以来，听到看到北方多地以及江淮地区已屡历冬雪。看看他地冬雪飘飘，沪上人们纷纷期冀能下一场雪。本是冬季标配的下雪，在上海如寻宝般可遇而不可求，如今更像是人们心头的梦想。梦忽成真，人们会得意忘形，纷纷拍照发送，奔走相告。想想儿时，我在皖地与沪上两地居住，每年冬天必有落雪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那时家里是绝无空调和暖气的，常常是坐在家中，也需厚厚的棉衣加身，即使这样也是寒气逼人，倒不如去户外雪地里野蛮一番，不仅快乐，更能暖身。

大雪纷飞时，无论是上下学，或者行走探寻，都是极其美妙的。有时我们步出城区，到环城河边的亭中赏雪，看着漫天大雪，发古人之幽思，抒少年之愁味。有时，我们深入雪地，打雪仗、堆雪人，弄得浑身湿透而浑然不觉。那种随时与自然的亲近，随时接受自然的恩泽，那样自然，不矫情，不做作，更不为炫耀，犹如冬天与下雪本就是一对亲兄弟一般。我们不用过度期盼，更不会怅然若失，雪总是会如期而至。而随着雪花一次次地飘落，我们就知道离过年也不远了。大人们开始纷纷忙碌着准备年货，腌制香肠腊肠等年味。空气中到处飘散着浓浓的、带着烟火气的寒湿味道。

等到我成年，在上海，冬天与下雪开始像是分家的两兄弟，难得相续前情。现在的孩子们整天泡在温室里，冬不知冰雪，夏无关骄阳，堆雪人、备年货、放鞭炮、过大年等旧俗，只留在纸上、照片上和网络中。这样一个超大城市，人多热气重，即使遇雪，也常在半空中就已融化殆尽了。

真是怀念儿时的冬季，儿时的雪。

年之序幕

许桂林

“吃了腊八饭，就把年来办”。在淮北平原的广大农村里，过腊八节，吃腊八饭，是春节前最后一个举家欢庆的节日，也是春节大团圆的序幕。

腊八节，俗称“腊八”，时间为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八。它之所以被称为腊八节，有很多种传说。比较多的说法是相传这一天是佛主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之日。事实上在我国，它是远古的先人们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节日，喝腊八粥的历史至少也有一千年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里说，腊八时“大刹等寺，俱设五味粥”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喝腊八粥更加盛行，泡腊八蒜，吃腊八面，喝腊八粥，成为典型的北方节日。虽然南方也有过腊八节的，但终究不如北方普及。

熬制腊八粥的原料各色各样，过去的富贵人家在选料上极其讲究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九回里贾宝玉和林黛玉讲腊八粥的趣话，那配料是果品五种，米豆成仓。其中的菱角、香芋、栗子北方是没有的。而在北方，腊八粥就没有那么高贵了。熬制的腊八粥用的大多是剩饭剩菜，杂七杂八烩成一锅，既可果腹，又可以周济给左邻右舍。寺庙更是用它施舍给穷苦百姓。是地地道道的底层人的食品。

我插队的地方是在淮北，那时候淮北农村还是很艰苦的。淮北盛产红芋，每天过的都是“红芋饭红芋馍，离了红芋不能活”的日子。一年一季小麦收获不多，平时也舍不得吃。而黄豆、绿豆等农作物产量又极低。一亩地产量最多也不到二百斤。老百姓每天就盼着过年。因为只有过年了才能见着荤腥，吃到细粮。我隔壁的王大娘很会过日子，她平时省吃俭用，留下一些五谷杂粮直到腊月。巧的是腊月初八正好是王大娘的生日，所以每年到了这一天，她都会精心熬制腊八粥。她认为上海人没喝过腊八粥。因此，天冷了，她总是对我说，要我喝过了她熬制的腊八粥再回上海过年。

我见过王大娘是怎样熬制腊八粥的。她首先用的是谷子。先把谷子捡去砂砾和杂质，放在石臼里用石制的对头反复搉捣，再用簸箕簸去谷壳。再放进石臼搉捣，反复至少三次才能将谷壳全部脱尽，露出黄澄澄的小米来。她又将花生米用水浸泡后用菜刀拍碎。此外加上绿豆粒、黄豆、红小豆、胡萝卜丁、粉丝和切成细丝的黄豆皮一股脑地放进大锅里，开锅后又加上葱花、盐和姜丝，用小火慢慢的熬。其间怕它糊锅，还要不停地翻搅，直到熬烂成为稀粥。这时候，水蒸气裹着小米的香从锅盖边溢出，弥漫了整个的屋子。香味钻进鼻腔，沁人心脾。把腊八粥盛在碗里，再淋点麻油，香喷喷的。喝了它，浑身通透，出门对着蓝天深深地透口气，那一刹那，就有了年关将近的感觉。

熬好的腊八粥要在中午之前送给左邻右舍，送给无家无院的孤寡老人当饭吃，以求为自己积德为后人造福。讲究些的，还要用一些腊八粥涂在院子里的花卉和果树的枝干上，以求来年果实累累。王大娘每次送完腊八粥，回来脸上都是笑眯眯的，身心都好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确实，王大娘熬制的腊八粥在方圆十几里是有名的。而像她这样的高手在淮北农村不在少数。每到腊八这天，远村近庄家家都会溢出腊八粥的浓香。孩子们捧着粗瓷大碗吸吸溜溜地喝着腊八粥，直喝得小肚子滚滚圆还舍不得放下碗。

现在的小县城已经到处都有经营腊八粥的早点店铺了。每每到了腊八节前后，走在街上，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浓浓的粥香味。腊八粥据说有调血、补气、驱寒、养神的功能，确实很受老百姓喜爱，它成了老百姓喜欢的早餐，已经不受季节的限制了。冬至小寒过后，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购物者和逛街者。小孩子骑在大人的脖子上啃糖葫芦，年味也是越来越浓了。于是，喝腊八粥也就被提上了淮北人每天的食谱。

现在腊八粥的配料已经远远地超过往年了。不但里面添加了肉类、海鲜类、养生的中成药等等，而且数量也远远不止八样了。它已经成了大众的美食、养生的佳品、幸福的象征。王大娘如果还健在，也许会感叹自己赶不上形势了。但我觉得，她一定会去赶时髦，申请自己成为腊八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。

十日谈

我们如何过年

责编：沈琦华

过新年吃年酒、祭祖先的这一幕，就发生在最近几年金山朱行的除夕。